

喉門大和眼睛小

域外漫筆

前幾天看到網上有個帖子說旅美歸國的華人回到內地各種不習慣。軼事之一是在公共場所為人開門，旁人側目而視，不識好人心。二是對陌生人微笑、點頭，被認為「可能

有病」。三嘛，說話輕聲細語，家人朋友擔心「身體不好，中氣不足嗎」？當然，不排除發帖者故意搞笑，誇張了中美社會習俗和文化方面的差異，看過一笑也就罷了。但回帖者卻大為惱怒，紛紛抨擊原帖，認為這是崇洋媚外，故意抹黑同胞。甚至有人提出，自曝其醜的「柏楊體」可以休矣。

柏楊所著《醜陋的中國人》對國人的諸多不雅無禮之處多加描述。記得有一則是某次柏楊的韓國朋友評價說「中國人喉門大」，他一時「愛國熱情」發作，回敬說「韓國人眼睛小」。過後一想，韓國人眼睛小得「別有風味」，中國人喉門大卻惹人心煩，無可爭議，於是慚愧自省。

中國人的喉門是否天生就比別國人大暫且不論，這裡也先不提是否所有中國人都犯了柏楊說的錯誤。網上的反應讓我想到的是林語堂多年前的雜文《中國有臭蟲嗎？》覺得先賢果然了不起，那時所描述的幾種情況如今居然照舊適用。

林文描述，中外著名人士在中國都市中一位女主人主持的沙龍聚會，潔白的沙發套上爬過幾隻臭蟲，大家驚愕之餘，表現各異。辜鴻銘之流以此為國人精神文明的證明。

「國粹派」指出「維也納、布拉格、紐約、倫敦，都有臭蟲」。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說「美國臭蟲比中國臭蟲要好看得多」，主張中國要輸入加利福尼亞種臭蟲。英國日報主編說英國沒有臭蟲，為此報道西人在華生活困難，要求「治外法權」。「民族宣傳家」矢口否認，說中國沒有臭蟲，這些都是幻想、錯覺。「黨部」說要警告談臭蟲者，因為他們「不愛國」。中國佛教徒則說，談臭蟲擾亂清思，被臭蟲咬時保持快樂就行，無傷大雅。

「胡適博士」主張無論國籍如何，都應該把臭蟲捉得一隻不剩。而幽默評論家林語堂則高呼：「看啊，這裡有一個大臭蟲！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這時機鑽了出來，在我們乏味的談話中供給一些談論的題材，它是多麼巧妙又多麼聰明啊！我親愛的美麗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嗎？捉住它吧。捉住了一隻大臭蟲把它捏死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喉門大和有臭蟲不一樣，不是傳染疾病、百無一利的致命傷。它可能代表健康、有活力，也可能表示親熱、「開猛」。喉門低當然也未必就素質高，涵養好。但和「眼睛小」不同的是，公眾場合「喉門大」影響他人，不再是面貌差別、個性獨特的私人問題了。要和平共存，就要理性自省。像本文開頭提到的原帖回應——說英國人、日本人不文明的情況比比皆是；發帖者對同胞指手畫腳，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有「漢奸」之嫌等，卻和林語堂文中提到的「國粹派」、「民族宣傳家」和「黨部」的論調何其相似。目前反日運動高漲，大眾的「民情情緒」加劇，國人似乎對「挑刺」文字的容忍度更低，開過則怒掩飾的難道不是更深層的不安和自卑嗎？這才是真正堪慮之處呢。

家國榮懷不計年

徐東

——紀念父親徐盈誕辰一百周年

往事鈞沉



《大公報》資深記者、我的父親徐盈（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他老人家若在世，今年該過百歲生日了。

記得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許多幹部被「撥亂反正」，恢復名譽，國家走上復興的道路。全國政協聯席處的同志在每年父親生日時，會帶著禮品及大蛋糕來看望父親。那時，徐盈會與來看望他的《大公報》友人徐邁進、張西洛、高汾、陸慧年、呂德潤及夫人等人一起合影，其樂融融，全家沉浸在溫馨祥和氣氛中。

父親徐盈在一九三六年進入《大公報》上海版當練習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他與母親子岡在重慶度過。一方面作為地下黨員，接受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領導，另一方面作為《大公報》的外勤記者及戰地記者（後為採訪部主任），寫出大量質量過硬的文章在國統區發表。

當時，周恩來通過徐冰同志（後為中央統戰部部長），要求他和子岡「留下來，不去延安」，在重慶

徐盈的經濟名著《中國實業人物志》註是對幾十位民族實業家及他們從事的民族工業的宣傳及分析，現在仍有人要求再版此書。

《北方工業》註是通過細心搜集由日方接收過來的工業資料匯集而成，是對當時社會工業情況的冷靜分析及對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個大揭發大暴露，也是對戰時經濟的深刻思考。

一九三七年十月，徐盈按照《大公報》的安排，與一批青年記者奔赴各戰區採訪。他受命渡過黃河奔赴西北戰場，途中遇到的南下的火車上滿是達官貴人的箱子，而北上的青年卻在唱着救亡歌曲徒步前進。這更堅定了他抗戰的決心。

在山西，徐盈踏上五台山和其他青年記者一道訪問了八路軍戰地總司令部。經彭雪楓將軍安排，徐盈還在一片大白楊林的小樓中與敬愛的朱總司令做徹夜之談。朱總司令「樸實如農夫，慈和若老嫗，嚴肅似鋼鐵」，給徐盈講了許多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思想及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見解，使徐盈受益匪淺。他的名篇《朱德將軍在前線》、《踏上五台山》、《戰地總動員》等在當時都反響很大。這些報道後來匯集成《西線風雲》註；著名通訊《在西戰場》也由《大公報》上海版一九三七年登出。



徐盈子岡夫婦攜子合影

（《大公報》資料室圖）

「作後方的統戰工作，作文化界、實業界的統戰工作。」周恩來還指示他在重慶「協助《新華日報》的外勤記者打開局面，在各條戰線的採訪工作中開闢道路。」

徐盈按照上級指示，一直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與各方周旋，努力完成上級給予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和子岡的「工作特點是活躍在時局的中心，消息的總匯，政治的複雜焦點」上。抗戰初期，他在重慶《大公報》上寫各種時政報道，從抗戰中期開始，他的報道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領域中。從一九三五年就開始寫的「問題報道、旅行通訊」到關注我國農村現狀調查，進而開始逐步深入分析研究我國的經濟。在《大公報》上他長期發表的經濟報道，對國民黨時期的市場、物價、貪污腐化到糧食價格、房地產，從大沽碱廠到天津的「瑞蚨祥」，無不面面俱到。徐盈手中的這支筆逐步成為民主鬥爭的武器和展現社會現實的窗口。他的經濟文章既有對日偽時期國民黨腐敗的揭露，也有對民族工業發展的讚譽和肯定，還有對我國民族實業家的宣傳，對民族工業現狀的思考等。

因為上級的指示及工作的投入，徐盈逐漸與當時我國優秀的民族企業家、實業界巨子范旭東、李燭塵、侯德榜和吳蘊初及孫越崎等人成為摯友。

這之後徐盈取道西安，西去蘭州，沿甘新公路一直走到猩猩峽，考察了當時被稱為「中國復興根據地」的大西北各省戰時的經濟、政治、經濟狀況及民族宗教的問題，寫成《抗戰中的西北》註及多篇報道，其中，《西蘭風霜》、《最近的蘭州》、《死亡線上的喘息》、《回教徒在甘肅》等篇引人深思，周恩來同志曾專門誇獎他對西北的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有價值。

抗戰中，徐盈不斷為大教育家葉聖陶主辦的「中學生雜誌」寫文章，在葉先生的支持下，他跑過中國十餘個省，記下各省市的風土人情及抗戰情況，這些重要報道大多登在「中學生」的「戰時半月刊」上。後來葉先生將徐盈的各篇報道匯集成冊，定名為《抗戰中的中國》註，此書於一九四三年出版。今天看來，這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烽火十城》註也是徐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六年），父親隨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及美國特使馬歇爾組成的軍調處執行部乘坐軍用飛機飛越九省，行程一萬六千里視察各地的停戰情況，寫出「從張家口說起」、「延安的春天」、「彭城走馬記」、「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等十篇通訊。此書讓全國及世界公眾了解了共產黨的政

績，主張和平建國的誠意。他選用簡潔的手法，描寫了聶榮臻、賀龍、蕭克、成仿吾等一大批中共領導者的風采。

當時，北平（北京）、天津解放後，徐盈和宦鄉、楊剛、孟秋江等同志受上級指示到天津接管了天津《大公報》，他一邊在《進步日報》（由天津《大公報》更名）作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一邊任國務院宗教局領導。當時他常去天津市委了解宗教改革的情況。天津較早開展了天主教、基督教、三自運動（自立、自傳、自養），在他的指導下，青年記者寫的天津方面宗教報道受到中央及上級的重視。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徐盈老驥伏櫪，又給香港《大公報》撰寫了許多文章。香港《大公報》多在「特約、專稿」欄中登出。他寫地質學家李四光、尹贊勳、裴文中、黃汲清；寫文學巨匠沈從文、葉聖陶；寫馬敘倫、蔡元培；也寫艾思奇、陳岱孫……八十年代他和多位作家、學者，使《大公報》的副刊園地增添生機和光彩。

八十年代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來京開會，徐盈與社長、大公報友人頻頻舉杯，歡聚一堂。母親子岡癱瘓時，費社長還親自批准捐贈了輪椅。

父親是一位思想睿智、知識豐富的人，也是才華橫溢的多產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熱愛生育他的祖國，山山水水、沙漠河流常在他筆下流淌，民生疾苦、國家的危難也總在他筆下顯現。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生命中的另一面：一個低調、平常、內心極其平靜而又樂於助人的人，一個將名利、個人得失看得像鴻毛一樣輕的人。

「心底無私天地寬」，在「運動」頻多的日子裡，他不叫苦，不喊冤，繼續默默工作。有什麼工作就作什麼工作。無止的勞動，地位的驟降，未使他沉淪。

他善於給予，不會索取。他常常熱情地幫助困難中的人找工作，以至於多少年後這些人會找到我家來，說「想想看徐盈」，「當年要不是他，我就……」二〇〇二年，業已白髮蒼蒼的一位老人來到我家，和我這個晚輩照了相，向我們後人敘述著父親幫他找工作的經過。在暮年還要回憶當時困苦的事。

父親文筆好，人緣也好。《大公報》同仁們都稱他為「徐老大」。當年天津《大公報》的一位老記者回憶說「徐盈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是臨管會領導，可是來了新同志，他還親自給他們倒洗腳水。」

他對朋友熱情的像火一樣，對社會和國家的事極其重視。他會與王治秋先生策劃怎樣按照許廣平女士的囑託保護魯迅故居，以至其中的遺物不丟失；他會在社會上輾轉奔波，幫助製鐵專家侯德榜先生在公司合營的儀式上簽字……對自己，卻不知道參加革命時間，苦難之時也鬧不清自己降了多少級別及工資……他的智慧和精力，給了自己深愛的新聞事業和祖國；他的愛，給了社會，給了善良的人們，給了夫人子岡，也給了我們晚輩……

八十年代在美國定居的《大公報》出色戰地記者朱啓平伯伯（名著《落日》作者）來京時專程到我家，並立即帶我去給他買下全套新被褥，說「一定要讓徐老大舒舒服服地養病。」

在父親的老屋中，摯友書畫家王禹時先生的一幅字「神情既往，笑傲人生」被長久的裱在牆上。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先生賦詩這樣評價他：「整居殘卷有高賢，家國榮懷不計年。斷簡殘篇珍重意，拳拳都寄孤篔簹。」他還說「徐老大的生命之火，曾於中國漫漫長夜中閃爍。」

是的，在生命的長河中，父親瀕險時堅毅沉着，風平時真情洋溢。他的這條船，無私、艱難而勇敢地向前行駛着，行駛着……

今年的雪花滿天飛舞的季節又來到了，親愛的父親，在紀念您百歲生日的時候，這潔白的雪花也在為您祝福，願您在那那邊寧靜安樂！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附註：  
《中國實業人物志》，中華書局一九四八年二月第一版  
《北方工業》，（通訊報道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北平中文出版社  
《西線風雲》，《掃蕩報》工務課一九三八年  
《抗戰中的西北》，漢口生活書店 一九三八年三月  
《抗戰中的中國》，中學生雜誌社（重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烽火十城》，北平文萃社 一九四六年四月

歪曲瑪雅曆法

余仁杰

文化什錦

早在幾年前有一些紀錄片宣稱，依據瑪雅曆法，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世界末日」。對這一傳言，當然絕大多數人是不會信以為真的，但也有些人是將信將疑，甚至還有別人心惶惶的。現據新華社報道，「二〇一二：瑪雅預言成爲歷史」文物展十月二十六日在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敦開幕。展覽的重點是通過介紹瑪雅的曆法，揭示所謂「世界末日」將於二〇一二年年底來臨這一傳聞的謬誤。它引起世人的關注。

說到瑪雅曆法，先要在此簡介一下瑪雅人（Maya，以前曾譯作「馬亞」）相關知識。瑪雅人是中美印第安人，語言屬印第安語群的瑪雅一基切語組，約三千年前已定居中美。公元前後到十六世紀，在今墨西哥尤卡坦地區和危地馬拉、洪都拉斯等地建立過若干奴隸制城邦。據說全盛時代人口曾達一千四百萬。他們有基本上統一的文化，史稱瑪雅文化。公元前後發明了數學上「〇」的符號和二十進位的算法；有象形文字。公元初創造了精確的曆法和穹形建築藝術。信多神。他們有高度發達的農業，但尚未使用金屬工具，僅知用黃金和紅銅爲裝飾物。瑪雅文明十世紀後開始衰落，十六世紀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毀。

「二〇一二：瑪雅預言成爲歷史」展覽由休斯敦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它展示了瑪雅三千年的文明歷史，展品近一百五十件，既有陶瓷、寶石和純金雕刻品，也有拓印、照片、瑪雅建築的複製品等。重點是要讓觀眾明白所謂「世界末日」的預言並無科學依據，是對瑪雅曆法的歪曲。

從展覽中人們可知瑪雅文明有高度發達的數學、天文學及曆法。通過視頻和電腦成像的圖片向觀眾介紹的瑪雅曆法原來有多種，其中一種曆法的終止日期是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但這一天並不是世界的終結，而是新一輪曆法的開始。

名人與菊花

繆士毅

我國是菊的故鄉，栽培菊花歷史悠久。古往今來，不少名人餐菊、詠菊、畫菊、養菊，並爲此留下了許多軼聞逸事：愛國詩人屈原在他的抒情長詩《離騷》中，寫下了「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春蘭兮秋菊，長無終兮終在」的詠菊佳句，流露了詩人的愛菊之情。

晉代陶淵明愛菊近痴，常常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秋菊有佳色」的環境裡怡然自樂。自從陶淵明讚菊之後，菊花被人們稱爲「花中隱士」，而他自己則被後人冠之爲菊花花神。

前段時間在報上看到一則中國內地人對「寬容」和「不寬容」的調查結果：當代中國人最寬容的事是：在正當自衛狀態下殺人、安樂死、獨身生活、離婚、人工流產。最不寬容的是：吸毒、嫖娼、賣淫、貪污受賄、司機肇事（撞車）後潛逃、不敬重父母或老人、偷稅漏稅、收藏贓款贓物、見死不救、同性戀、性自由。人們對各種行爲的寬容和不寬容的回答，反映了一種社會道德水平，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水準。有位專家說，這則調查結果說明，當代中國人小看了這個調查結果，假如人們置身於「寬容」的潮流中，最終可以推動人類文明的前進。

寬容的價值

人生在線

把寬容作爲人類文明來解讀，是有道理的。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說到底就是從「非理性」到「理性」，一個社會越文明，它就會越文明，這個社會越文明，它就會越文明。美國紐約有個「寬容博物館」，博物館的主題是寬容，希望世界上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相互對話，相互包容，以相互促進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對於寬容，美國華盛頓總統說過這樣一段話：以前的寬容讓人覺得，好像是因為某些人大度，別人才能享受到自然權利。其實每個人的權利都不是由別人的寬容所賜予的，他們本來就應該享有。

這是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是一個精髓，說白了就是「寬容」。中國源遠流長的佛教文化也是如此，佛教倡導「四姓出家，同爲釋氏」，不論高低貴賤，只要肯發心向善，佛都包容不包容、不寬容，並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反言之，如果一種文化不能堅持這種理念，那麼它也沒有辦法走得遠，無法融入浩浩的世界文明潮流中。

陸地

巴黎之所以擁有埃非爾鐵塔，世人現在還能看到它，都是因爲當地的寬容。但如歷史學家認爲，不過埃非爾鐵塔塔基的寬容，就是一件本應該如此的事情，只不過它當時沒有被人接受而已，事實上這就是巴黎而生的，它當時沒有被拆除的命運，它可以光明正大地立於世界上參觀人數最多的埃非爾鐵塔了。這是在巴黎，埃非爾鐵塔承接了兩億多人的參觀。

寬容可以創造價值，也可以創造文化。一百二十多年前，在法國巴黎的戰神廣場，矗立起了一個用鋼鐵塔建成的塔，這個塔，在法國巴黎的戰神廣場，矗立起了一個用鋼鐵塔建成的塔，這個塔，在法國巴黎的戰神廣場，矗立起了一個用鋼鐵塔建成的塔……